

大學士高中玄公伏戎紀事

新鄭 高拱 撰

樵李 高承埏 校

隆慶庚午秋九月十九日北虜把漢那吉來降
惟時宣大總督臣爲王公鑑川崇古大同撫臣
爲方公金湖逢時胥遣官俘具揭帖飛報予曰
今有虜酋俺荅親孫把漢那吉率妻奴八人來
降稱是伊祖奪其新婦以此抱憤而逃投向中

國譯審是的議當如何處者且卽言易趙全事
予問老酋動靜若何待孫意若何曰老酋愛其
孫甚而其妻之愛之也更甚老酋畏其妻昨那
吉之來以老酋故其妻以柴木擊之曰卽中國
要汝頭吾當與之吾只要吾孫也予喜曰得策
矣乃復書曰虜酋欵塞蓋數百年所無者乃我
皇上盛德所臻亦公明威所格然此中國利機
處須得策若遂與之則示弱損威不成中國挑

松寨之事可鑒必不可也若遂殺之則絕彼繫
念而徒重其恨石天爵之事可鑒必不可也若
明言易趙全等亦未爲可何也虜人來附吾自
當撫育之不能撫育仍執還之而徒易一二叛
人是失中國之體而與夷狄爲市道交豈不見
笑於天下後世故亦未可只宜將把漢那吉厚
其服食供用使過所望而歆豔吾中國之富貴
而吾又開誠信以深結其心其奶公者旣能嗾

那吉來降則其人亦必可用而劫老酋之孫以
來也則必不敢復歸以可用之人而懷不敢復
歸之心則吾可許之以他日之利而令其佐吾
今日之計苟可以圖老酋者令其密陳計策果
遂所圖則便可與之以官使之佐那吉爲吾中
國屬夷世受賞資皆得以名號強於沙漠之間
如此則彼必心悅爲吾用而那吉之心亦安至
如老酋者聞吾之厚其孫也則其心亦必德我

果擁兵來索吾只嚴兵以待而從容以諭之曰
那吉來降吾知爲汝孫也乃厚待之如此汝不
感德尚敢言歟汝若早有汝孫之見慕義來降
則所待又豈止於汝孫乎而今乃擁兵以來能
無愧耶只如此言更不發惡聲則彼當自計窮
而吾乃可執此以爲撓制之具况黃台吉素恨
老酋之愛少子而今少子之子南來則亦必歸
咎老酋偏愛之無着而老酋之來索也彼亦必

不肯竭力爲助從此父子東西亦當有釁吾得以喘息爲備若果老酋可圖或忿沮而死則吾便可如前約而行將此子並奶公封之以官使歸領其衆仍許以有人敢讐汝者吾當助汝圖之使世受國恩爲吾藩籬彼黃台吉素恨此子又尊行也必不肯相下此子受中國名號亦必不肯相下彼此既不相下必互相吞噬日見多事吾中國乃因得以日修戰備而享數十年之

安此在今日決策之何如也若老酋重愛其孫必欲得之則其勢必求歸順吾姑未許而只颺言曰彼久作反於中國若非有的確證據安得信其歸順而又令人旁諭爲之計曰若將趙全等縛以獻則歸順可成那吉可得不然且無計老酋當必悟若果縛之以獻吾則受之而與言曰觀汝此舉可爲誠信今後汝是中國之臣汝之部落皆我中國赤子旣是一家汝孫可聽其

歸不爲彼此則是嘉其歸順以大義與之方成
體面斷不可以今日之留爲質當以他日之與
爲易換而失吾中國之尊縱彼不縛以獻則趙
全等必不自安携二當自此始吾乃再用計圖
之今且不可說破只加意厚待那吉厚待奶公
而老酋置之不理待其自求吾姑徐徐應之乃
爲得耳僕意今日之事似宜如此且看動靜何
如當再有處是時張公鳳磐四維爲吏部侍郎

鳳磐者鑑川甥也予乃語鳳磐曰此事關係甚
大須處得機宜乃可不者且難收拾今若果如
來人言老酋愛孫甚欲得之急則吾方可厚待
寵異之持爲撓制之具倘所言未的那吉非老
酋所愛怒其逃而殺之不恤也當別作計較於
是而寵異之反爲所笑至於易趙全等本自善
計果得全便可因計散板升之衆但今卽以爲
言恐事未必諧吾先失着必須真得虜情乃可

如此爲也此書中意未盡者幸轉語尊舅氏鳳
磐曰諾蓋嗣是每計事不及書者必托諸鳳磐
多不能悉記云乃鑑川得虜情的遂以其事聞
並陳處置之策謂宜假那吉以冠服示優厚以
繫老酋之心詔下兵部議時衆論洶洶本兵郭
公乾闇懦惴慄不敢出語又有少司馬谷公中
虛者從旁尼之恐之以禍俾勿從議迄不定予
乃力主總督議在必行不得已遂以題覆得

穆宗皇帝聖旨這虜酋慕義來降宜加優恤把
漢那吉且與做指揮使阿力哥正千戶還各照
品賞大紅紵絲衣一襲該鎮官加意綏養候旨
另用其制虜機宜着王崇古等照依原奏用心
處置務要停當當是時俺荅聽趙全等唆誘業
擁兵駐邊爲索孫計並調黃台吉兵至遠近惶
惶訛言四起宜大按臣姚公繼可遂奏劾督撫
總副等官人心益懼予爲題覆曰該巡按御史

姚繼可題稱隆慶四年十月初一日虜賊二萬餘騎自平虜入境殺擄人畜巡撫大同方逢時登城見賊逼鎮城慌忙無計謀出下策隨差旗牌龔喜通事土忽智直入虜營見黃台吉說稱我太師叫這邊差一人去城上答話黃酋差賊帖木舍來見逢時引至城樓頂上密行譯審犒賞送回又授謀者指以侵犯宣府地方黃酋果起營侵犯洪州一帶其各該鎮巡將領等官有

臨敵而僥倖苟免者有畏敵而觀望不進者事跡昭然通應併究乞將平虜叅將劉廷玉候賊退事定之日究問大同總兵官馬芳行令戴罪殺賊巡撫方逢時亟行罷斥總督王崇古免究仍行戒諭逐賊出境以靖地方奉

聖旨吏兵二部知道除馬芳劉廷玉等兵部議覆王崇古免究俱無容再議外爲照方逢時年力精強才猷敏練邊方允賴輿論共推今指其

致款曲於虜營非有證據之實嫁禍患於宣鎮
又無知見之人况虜酋執叛乞降之時正撫臣
臨機設策之日夷情既不可盡洩秘計亦難卽
自明但當要其後效何如耳果於事無成自難
這其罪如於國有益自難掩其功今事未就而
預責之何以能得其情若謀未諧而輒易之又
孰爲善其後合候命下行令方逢時照舊安心
供職務要協贊總督奮勵將士期收五利共圖

萬全固不可偏泥已見有疎未然之防亦不可
惑沮人言坐失垂成之績通待事完奏請取自
上裁庶人心不搖邊事有濟得

旨方逢時着照舊供職予乃復召職方郎中王
緝語之曰虜酋所爲擁衆近邊者以孫故卽據
按臣言在十月朔伊孫尚未處分彼固未知也
今命已下總督者方在處分彼若聞之當自退
且今冬寒水凍草枯安能久住得逞只行令督

撫嚴加隄備安心處分便了一二日間當得消息正不可輒自周章先爲撓阻致乖事機本兵如指覆行之於是督撫諸官皆安得悉心計事督撫先旣得優處那吉之

旨乃卽遣通丁鮑崇德直入虜營宣諭仍書宣諭詞語一通給付之崇德見俺荅備述朝廷不殺伊孫之仁給賜官服之恩而責問伊令黃台吉入犯之罪及告以趙全等叛逆犯法搆

父子祖孫之情並許以執叛納款可得伊孫之理開示順逆曉譬禍福俺荅尚疑不信崇德乃出所賞宣諭詞語示之俺荅乃大喜而屏去左右語崇德曰我本意欲進貢來都是丘富趙全到邊哄我該坐天下教我攻掏城堡連年用兵兩下廝殺不得安生今天使我孫投順南朝乃不殺又加官又賞衣服恩厚若此我今始知中國有道悔我前日所爲若果肯與我孫我願執

獻趙全等贖罪我今年老若天朝封我一王子
掌管北邊各酋長誰敢不服再與我紫鍋布等
物爲生我永不敢犯邊搶殺年年進貢將來我
的位兒就是把漢那吉的他受天朝恩厚不敢
不服隨遣夷使二人同崇德回報督撫審覈得
實乃備上其事得

旨虜酋旣輸誠哀懇且願執叛來獻具見恭順
伊孫准遣還仍賞去銀四表裏布一百疋其乞

封進貢一節着總督鎮巡官詳議停當具奏
十一月十三日也予乃語賚奏者曰那吉是三
品官可用緋袍金帶褐蓋朱旗鼓吹送之去且
傳語俺荅道我說來那吉是我天朝官人不比
尋常着俺荅好生看待不許作賤他當是時俺
荅已將趙全李自馨猛谷王趙龍劉四馬西川
呂西川呂小老八人擒獲十九日送入邊矣督
撫得遣還

旨乃以二十一日遣那吉還老酋既得孫而又見榮耀乃如此相持感泣南嚮脫胡帽崩角稽首無已蓋虜拜天則脫帽敬之至也而求封貢益切鑑川以書報予且議所以封貢者豈趙全等行刑所予呼其使至閣諭之曰趙全等叛逆多年勾引虜賊入犯殺擄人民攻陷城堡罪惡滔天

先帝懸高爵重賞購求不得今既得之必當獻

俘於朝明正其罪乃理之正且今天下假事甚多而訛言更甚多在邊行刑則今日殺了趙全明日就是假的將曰彼趙全何可得者乃假他人作趙全欺朝廷耳當是時而欲以真趙全示人可得乎卽恐途有疎虞只防衛加嚴便了彼在虜尚可縛來乃今防其逸乎遂貽書鑑川曰僕抱病神思慵憊然於處降一節未嘗不伏枕而慮也僕初意欲以封貢遣還一時而舉似

於國體尤爲光大既見大疏云云又反覆思之人心不同恐曠日遲久內生他變翻爲不美則尊見良是故特擬從今果聞趙全等皆獲則上一節已完可喜也而公爲國之赤忠謀事之苦心可想見已然須有下節則上節方爲完美不然

明旨旣曰請封進貢詳議來說是已許之矣如不克終則

明旨無着甚不可者虜自三十年前遣使求貢求封之心已久但彼時當事者無人處之不善致有三十餘年之患今其初心固在又有事機而又得公在事威信旣孚處置又善當必可成使國家享無窮之利而邊民免無窮之害非公之功而誰也招降懸賞甚重已久奉欽依而接者以納降爲罪誠不知此金湖能與公同心佐成此事厥功茂矣方當論上賞豈可因人言遂

求去乎必無此理當自有處也古云侯誰在矣
張仲孝友僕雖不敢望張仲而爲國之心敢謂
與張仲同豈肯間於浮言使大將不能成功哉
惟公安心暢意始終此事不必更懷憂虞也阿
力哥似當留之蓋彼乃吾千戶若遣之還恐老
酋甘心此人不惟有傷事體而歸降之人不能
庇佑卒使不保亦非天理人心矣若老酋旣得
封貢成一家矣於是時而遣之往來明言不許

害他庶乎其可况留此一人則亦可以時開邊
情而知彼中之動靜與夫所以制馭之策亦自
吾之利試再思其何如趙全等還當解京獻俘
請於

皇上告郊廟而後正法乃可以號令天下僕病
愈纔二日以事關緊切勉強放筆奉布惟公裁
之於是督撫乃以趙全等并先獲張彥文九人
者檻送京以十二月二十二日至方送法司時

伊尹紀事
予邀同官至射所面審之七人者皆無言惟趙
全李自馨有言而李自馨者故生員也乃數言
不能明者全一言卽明之果驍黠異常予問全
曰我要奏朝廷寬汝死令汝報効能否曰能予
曰汝爲俺答腹心年久安保無他全曰小的在
虜用事多年也曾替他掠地攻城使他大得志
又每以衣服飲食器用珍竒之物常常供奉我
孝順他可謂至矣乃今爲他一箇孩子將我等

綁縛而來不如蒿草無恩至此我恨不得食其
肉尚可與見面乎予曰汝能用多少人馬全曰
兵貴精不貴多將在謀不在勇兵多累贅不如
用少輕捷耳予曰汝且去遂送刑部獄中予因
思曰虜得吾人卽用之知吾虛實而入犯每得
利吾得虜人乃卽殺之反爲彼滅口非計今誠
宜奏於上姑緩全等死豢以美食好衣而明告
之曰今欲用汝報効然無使用之理必是汝等

盡說虜情各獻破虜計待汝言果効乃始用之也於是但有虜情卽以問之則吾可以得虜中虛實而卽以制之不有愈於夜不收偵探無實者乎因又思曰中朝議尚洶洶封貢事尚未行今刑章未正爲此出奇事恐又惹紛亂有妨後着不如已之而活口幸在乃不得一盡虜情亦可惜也於是例曉事衛經歷九人使入獄中每一人守一囚隔別不許相通日飲之酒而謂之

曰高閣老要上本饒汝死令汝立功汝須吐實獻謀言果有驗乃可用之不然汝負大罪可便用耶因問以虜之所長者何所短者何其所幸中國者何所畏中國者何其將領幾人是何姓名年紀各若干所領人馬各若干某強某弱某與某同心某與某有隙其所計欲如何中國如何可以制伏以及纖息動靜皆問之曰各書一紙來於是九人者如令行之囚甚悅各盡其說

每日暮九人者各送揭帖至得虜情甚悉至今
封存焉暨法司以獄成奏上遣官奏告郊廟臨
朝受俘而磔諸市梟其首傳示九邊乃加恩內
外大小有功諸臣陞賚有差於是鑑川王公疏
言封貢事詔下兵部議時衆論洶洶愈甚言官
各上議鑑川且被排擊人爲之危予力左右護
持之兵部覆仍令該鎮再議鑑川肩任愈力不
爲沮與該鎮諸臣仍執前議上兵部又覆令五

府九卿科道會議議上各有異辭卒依違靡定
得

旨這事情重大所議未見停當還再詳議來說
予計此至廢寢食因念曰虜人候命久不得或
生變而人情乃如此則究竟謂何乃令中書官
檢出內閣所藏

成祖封忠順忠義等王故事其間勅諭之諄詳
賚錫之隆厚纖悉皆備乃召職方郎中王緝至

伊尹經事
閣令持去以示本兵暨各當議事之臣人乃始
知

祖宗朝亦有此事而予乃力排衆議公言之曰
今所爲紛紛者動以宋氏講和爲辭不知宋弱
虜強宋求於虜故爲講和今虜納貢稱臣南嚮
稽顙而吾直受之是臣伏之也何謂和又動以
先帝禁馬市爲辭不知

先帝所禁者官與之市而仇讐爲奸者也然遼

東不互市乎今正如遼東例與民互市耳何
馬市之禁又動以虜必渝盟爲辭虜往累歲內
犯直至近郊殘毒爲甚豈皆封貢致之哉縱使
渝盟不過如往歲之入犯而已矣而又能加乎
然少亦當有三五年安則是數年之後纔如往
年耳而今且得寧息乘暇修吾戰守之備備旣
修則伸縮在我任其叛服吾皆有以制之卽叛
固無妨也獨柰何舍此不計而徒爲紛紛乎虜

數十年犯我無狀甚矣然竟無如之何今稱臣
納貢叩頭呼歲亦可以伸吾君父之威獨柰
何不敢勝消而畏懼之至此乎且議也者可否
叅者也使事本是而皆以爲非是何愚者之多
也使事本非而皆以爲非是何智者之多也今
議事之臣紛紛然者豈皆審究利害爲國謀哉
徒見事體重大故發言相左恐後有不諧者則
以爲莫道不曾說來以是推諉而已豈其本心

然乎且吾豈不懼禍哉乃獨如國事何蓋反覆
萬言中朝悉聞之於是兵部見勢不容已乃如
總督議覆上得

旨這事情你每既議處停當都依擬行於是禮
部以封爵請得

旨俺荅封順義王寫勅與他還賞大紅五綵紵
絲蟒衣一襲綵段八表裏蓋三月二十八日也
而旋又加昆都力哈黃台吉官都督同知仍各

賞大紅紵絲獅子服一襲絲段四表裏與之勅
餘指揮千百戶六十三員時貢市議尚紛紛而
老把都死其婦頗有異志鑑川書來計事予答
之曰來諭四事區畫周悉僕熟思之可從而無
他議者一可從而而有議者二難從者一夫與之
以印使其相傳爲重此可從而無他議者也用
廣鍋不用潞鍋用以充賞而不用以開市庶有
限制而彼不可多索其爲諸親乞賞所宜給

之然須議爲定數每歲爲常以後不得再行添
乞庶絕他日之紛亂此可從而而有議者也至於
虜使之入本無關係利害而又可以慰俺酋之
心奚不可者但虜無終不渝盟之理稍有形迹
卽據以苛責乃我中國縉紳之故態也今只在
外處分他日渝盟無可說者若令之入則或有
渝盟之時必以爲釁由此起而追咎始事者之
失策此可不豫爲計耶故直厚賞以遂其豔利

之心而不必介入乃爲穩妥此非以處虜人乃所以處中國之人也處中國之人者乃所以爲公他日處也而可不審哉若夫老把都之婦既有異心則任其颺去彼既不貢吾亦不市彼如作反吾嚴兵以待有戰而已切不宜委曲遷就招致其來蓋天下之事人有求於已則重已有求於人則輕爲一首所輕則諸酋皆輕之而挾持要素之事起歟順反不得永矣况諸酋皆正

願伏而此一老婦又何能爲吾只加厚諸酋而於吉能之哀恩禮皆備此老婦者置之不理亦不以一言詰通故示絕之之狀彼必自無意思搖尾乞憐吾乃始數其罪而容之則伸縮之機在我自可以制馭諸酋不然便任其去亦無害也大抵公意欲得此事完全恐有破綻僕則以爲必有破綻而後可保其完全彼若全順吾全禮之彼若全背吾全不禮彼若有順有背吾則

有禮有不禮做成此等規模氣象使彼常有恐
失榮利之懼而吾則加厚撫賞又有以悅其心
如有不馴便少加頓挫以示不甚要緊之意斯
爲羈縻之理就中若過爲委曲遷就求全則其
機在彼勢翻難久而使人退有後言他日友作
奸人之語柄破綻孰甚焉僕每有此意而未得
一告乃今略陳其槩如此惟公裁之又昨見大
疏內語侵前按不惟前者難爲心而繼者亦難

爲顏面恐激出事端不美也僕爲各加撫慰已
皆無他說矣然不可不告公知之於是貢使入

京議止而老婦後亦馴伏又俺荅

乞番僧講
并討番

說鑑川書來計事予荅之曰前教三事有何不
可行者而部科皆難之卽如鐵鍋往歲入犯搶
去者何限顧能斬之耶而今便云不可是必使
搶去而後可也前已明諭此意今尚不見處分
茲承教領悉番經已有定說與之矣番僧必須

得入而厚遣之令其講說勸化必當順

天道尊中國戒殺爲善卽往西天做我佛如來
豈不快哉蓋順義此舉乃其悔禍之機惟公成
就之僧須用二人若止一人恐任其所言別無
見證中有弊端耳開市一節聞前此吾民欺哄
虜人得利甚多彼亦必知之當漸起爭心非可
繼之道也今須明禁俾少有利焉足矣不得如
前所爲如此卽屬美聞之亦當感悅謂我以一

家待之也時撫賞議未定黃酋又欲帶二婦人
入居山後伊親屬夷處鑑川書來計事予荅之
曰虜人性本貪婪惟利是視誘之以利卽死命
亦可制則撫賞定宜從厚正不必惜此小費已
每與司計並各科道言之其理旣明當無苛責
者也各院出納之吝公還當曉諭之財固不可
浪費然當濟事處却從固吝則留之又何所用
况其出亦不多乎禁民不得取馬利太多前已

言之諒自有處二事得當則虜可羈而豢矣至於黃酋以二婦帶衆入居此必不可彼豺狼也畢竟難作一家人况逼近山陵事亦當慮若止顧目前之款順而不爲他日之遠圖則今日之完全反成他日之釁隙願公深思之大抵各酋既順則黃乃孤雛耳卽有跳梁亦何能爲不趣此時且從且違且恩且威以懼疊其心而定下規模乃惟其言是從則他日事體已定處之豈

不難哉故愚以爲此宜厚賞而遣之還不必爲之可也時宣鎮撫臣吳公環洲免新開府來議邊事予荅之曰處虜一節僕朝夕在念正如公意得來諭爲之躍然大抵此事必有利而無害而時人見之者鮮發言盈庭有如鼎沸陳說利害恐動上下使非僕力爲主持幾何其不壞也且又動以宋人講和爲比嗟乎天下之事以已求人其機在人以人求已其機在已宋人不得

已而求和於虜其機在虜故曰講和今虜求貢
於我則其機在我直許之而已賞之而已譬之
犬然當其搖尾乞憐直豢之而已何以謂和哉
又

先帝禁馬市者謂如庚戌後官與之市者也今
所云開市不過如遼東故事與民互市耳又何
以謂馬市哉事理有在機會可惜鑑川毅然請
決可謂雄傑然得公此說益爲有助而公爲國

之忠謀國之智皆可具見豈不亦雄傑也哉又
書來計事予荅之曰防虜事宜委曲詳悉具見
留心之密鍋市一節部議與以銅鍋旣利其用
而不可以爲兵似亦通得撫賞窮夷宜有定數
以後不得加損爲當印章則直給與之可也惟
是虜使之入還須議處停當該部卽覆本矣老
把都之婦旣有異心任其颺去彼如不貢吾亦
不市以示絕之之意却只加厚諸酋而於吉能

之喪禮恩周備直待彼自求我乃始容之斯爲
得策若恐其不來遂加委曲則不惟爲老婦所
輕而諸酋皆輕我矣况諸酋皆順而此婦獨何
能爲僕已將此意告之鑑川不知近日事體果
何如也又車夷有逋去者按臣姚指以爲言環
洲書來計事予荅之曰車夷原不甚關輕重去
者亦不多人而張大若此蓋不惟武弁好妄報
而監察者亦好甚言然又不惟監察者好甚言

而本兵亦好支吾了事天下事何由濟也僕已
與本兵言只着督撫議處旣覆得

旨矣虜之貪得如犬之逐臭只委之以利無不
可餌而制之者正不必拘拘於毫末之間也此
意亦每與司農及言官道之此後當亦不爲苦
計前又曾與鑑川書言開市時須禁吾軍民不
得欺虜多得其利如此則不惟虜獲利多而又
見吾以一家人待之其感又當倍也大抵見小

伊尹傳事
利惜小費必不能濟大事今只以公意爲之僕
當力主於內必不至爲人所撓也又以十二
來計予答之曰來諭虜情十二端其中可從者
六不可從者六以愚計之其所謂可從者有一
難行有一還當審處蓋貢使入京端不可開此
難行者也撫賞窮夷宜稍從優厚如遂開報人
數議明賞格則彼初尚知恩以後遂爲定例持
券以索亦只視爲故事誠不如且爲活法有無

多寡視彼恭順何如隨時處之則或伸或縮機
常在我恩且不測甚可以運吾鼓舞之權似爲
得也然今在公則可若他日無善處之人不能
勘酌非棄吾惠必失虜心事有乖張弊且百出
則又不如議爲賞格之可常此當審處者也其
四則公之議皆是矣其所謂不可從者有一亦
通得蓋鍋釜彼所必用嚴禁爲難若如前議量
與廣鍋究竟無甚利害不惟以遂虜人之望而

亦以止中朝之紛紛此亦通得者也其五則公之議皆是矣惟所行也時套虜吉能亦款塞乞封貢三邊總督戴才上其事謂宜封貢而不宜互市意有異同得

旨才受三邊重任套虜應否互市當有定議却乃支吾推諉豈大臣謀國之忠且不究還着作速從實議來不許含糊誤事授官通貢依擬予乃貽總督書曰貢市一節公意謂止行於宣大

而不行於三邊僕則以爲三邊宜大似難異同不然則宣大之市方開而三邊之搶如故豈無俺荅之人稱吉能而搶於三邊者乎亦豈無吉能之人稱俺荅而市於宣大者乎是宣大有市之名而固未嘗不搶也三邊有搶之實而亦未嘗不市也故同則兩利異則兩壞願公熟計之於是兵部議上吉能封貢事得

旨這各夷官職都依擬吉能還賞大紅紵絲衣

一襲綵段四末裏寫勅與他蓋吉能官都督同知而其餘指揮僉事者八千戶者十三百戶者六繼而三邊總督議互市疏至如宣大例

上乃允之而邊事協一矣於是俺荅率諸酋長上表謝恩貢上馬三十銀鞍一

上嘉納祭告郊廟而賞俺荅大紅白釋紵絲衣一襲綵段八表裏吉能等賞如宣大例於是俺荅又擒叛逆趙全餘黨趙宗山等四人張哲等

十八人來獻得

旨俺荅執逆來降誠順可嘉賞銀三十兩綵段四表裏至是三鎮市竣鑑川乃上疏叙內外文武有功官而以內閣爲功首兵部覆稱內閣高拱竭忠體國用夏變夷功當首叙宜厚加陞賞世廕

上發閣擬票予乃具揭辭免

上不從下御札必欲加恩予乃具疏辭曰該兵

部題稱三鎮貢市事完擬加恩有功人員首叙
臣等贊襄微勞擬厚加陞賞世廕伏蒙發下擬
票臣等隨具揭辭免節奉御札邊境輯寧卿等
贊襄大計加陞廕擬旨來欽此臣等聞命不勝
感戴不勝惶懼夫虜酋奉貢稱藩誠古今希曠
之事然乃

皇上盛德孚格神武布昭所致臣等何力敢貪
天功且臣等夙抱苦心向未敢明其意方茲事

之始也羣議紛亂日異而月不同幾方合而忽
奪其成計未就而先幸其敗當是時欲擬却那
吉之降則縱桃松寨之辱國可徵也而恐又傳
笑於四方欲擬拒俺荅之貢則斬石天爵之貽
患可徵也而恐又結禍於他日臣等用是殫精
悉慮仰贊宸謨成此大計但以盡此一念爲國
之心卽禍福所不敢計又何敢以倖功也幸賴
皇天鑒臨

聖主明斷於上俾邊臣之謀得以有終卽今封
貢互市皆已竣事三陟晏然曾無一矢之警境
土免於蹂踐生民免於虔劉客兵不調帑藏不
發卽邊費之省不下百餘萬卽胡利之入不下
數十萬縱使虜酋明歲輒渝盟而我中國今歲
之利亦已多矣有尊而無辱有益而無損旣昭
然矣蓋至是而事理始見臣等爲國之心始得
少償夫旣得償爲國之心則臣等志願已畢不

啻萬萬足矣而又何望乎卽臣等夙夜圖畫不
無少效微勞然備員輔弼乃職分當然所以仰
報

皇上之隆恩者曾無萬分之一而遂因以冒叨
陞廕寔所未敢此臣等懇悃血誠鬼神照察非
敢有矯飾也伏望

皇上俯垂昭鑒特允辭免則不惟愚分獲安而
臣等爲國初心亦可以白原非有所爲也疏奏

上見予意懇有

旨卿等所奏准辭還各賜銀五十兩斗牛表一
襲於是予伏自念曰吾所爲力贊成封貢者意
固有在也今封貢已成乃不一明吾意則封貢
其謂何遂上疏曰具官臣拱謹奏爲虜衆內附
邊患稍寧乞及時大修邊政以永圖治安事臣
等竊惟來者不拒帝王馭夷之方忘戰則危聖
人保邦之訓頃者北虜俺荅率衆款塞藉頽

臣奉貢闕下數月之間三藩晏然曾無一塵之
擾邊氓釋戈而荷鋤關城熄烽而安枕此自古
希覲之事而今有之實我

皇上聖德誕被神武布昭所致中外臣民所以
懽忻忭舞戴頌於罔極者也然初議之時發言
盈庭而臣等獨仰奉宸斷贊成大計者其說有
三夫夷狄之性譬之禽獸適其欲則搖尾乞憐
違其願則狂顧反噬爲中國計惟當順所利而

因以制之固非可以禮樂馴服法度繩約者也
昔嘉靖十九年北虜遣使求貢不過貪求賞賚
與互市之利耳而邊吏倉卒不知所策廟堂當
事之臣憚於主計直却其請斬使絕之以致黠
虜怨憤自此擁衆大舉入犯或在宣大或在山
西或在薊昌甚或直抵京畿三十餘年迄無寧
日遂使邊境之民肝腦塗地父子夫妻不能相
保膏腴之地棄而不耕屯田荒蕪鹽法阻壞不

止邊臣重苦莫支而帑儲竭於供億士馬罷於
調遣中原亦且敝矣此則往歲失計之明驗也
今天祐國家使其裔孫來降賴朝廷處置得宜
彼遂感恩慕義請貢稱藩是天以安攘之機授
我也我於是遂因而受之則不惟名義爲美而
可以息境土之蹂踐可以免生靈之荼毒可以
省內帑之供億可以停士馬之調遣而中外皆
得以安此其一焉國家時當金盛自可以鎮馭

四夷况彼輸誠叩首稱臣請貢較之往歲呼關
要索者萬倍不同彼既屈服於我我若拒而不
受則不惟阻其嚮順之意又且見短示弱將謂
我畏之而不敢臣非所以廣明主威德於四海
也故直受而封錫可以則示與圖之無外可以見
桀獷之咸賓可以全天朝之尊可以伸中華之
氣即使九夷八蠻聞之亦可以堅其畏威歸化
之心此又其一焉然斯二者猶非要領之圖本

忘之所在也夫虜自庚子猖獗以來

先帝常切北顧之憂屢下詔諭修舉邊務然勞
力費財卒無成效者非徒當事之臣苟且支吾
而然也虜時內侵應接不暇雖有修爲隨經殘
擾方尺寸之未成忽尋丈之已壞是故不能有
所積累以就一事徒勞費而無功也今虜既效
順受吾封爵則邊境必且無事正欲趁此閑暇
之時積我錢糧修我險隘練我兵馬整我器械

開我屯田理我鹽法出中國什一之富以收胡
馬之利招中國攜貳之人以散勾引之黨更有
沉幾密畫不可明言者皆得次第行之雖黠虜
叛服無常必無終不渝盟之理然一年不犯則
有一年之成功兩年無警則有兩年之實效但
有三五年寧靜必然安頓可定布置可周兵食
可充根本可固而常勝之機在我當是時也彼
若尋盟我仍示羈縻之義彼若背約我遂興問

罪之師伸縮進退自有餘地虜狂故態必難再
逞而中國可享無窮之安此則要領之圖本意
之所在也由前二說乃目前之計既皆驗於行
事由後一說乃久遠之計方取必於將來是在
本兵及邊方督撫將領諸臣加意而已若能仰
承廟謨實心修舉使邊事日勝一日是爲長治
之基若不思社稷之深計不識朝廷制禦之微
權苟見一時寧息遂爾怠玩偷安無復備戒之

何升
三
慮沿習故套搏弄虛文止圖苟免一身罔顧貽
患來者則不惟良時一過不可再得而從此邊
備寢弛久愈難振卒然有變將何以應則是利
未得而已博其害虜未制而反制於虜所謂病
加於小愈乃大亂之道也而臣等一念謀國之
忠他日番成誤國之罪矣此在今日不敢不直
明言者也伏望勅下兵部嚴飭各該督撫將領
諸臣務要趁此閒暇之時將邊事大破常格着

實整頓有當改絃易轍者明白具奏議處毋得
因循自誤仍乞賜勅一道戒諭邊臣責其成效
此後再乞每年特差才望大臣或風力科道官
二三元分投閱視要見錢糧比上年積下若干
險隘比上年增修若干兵馬比上年添補若干
器械比上年整造若干其他屯田鹽法以及諸
事俱比上年拓廣若干明白開報若果著有成
績當與擒斬同功若果仍襲故常當與失機同

伊五系事
罪而必不可赦何也往歲疆場多壘欲爲而不
得則其無功猶可恕也今旣無事可以爲矣而
仍復玩愒致誤大計則實有欺君僨事之罪又
何可以恕哉如是則邊方之實政日興中國之
元氣日壯廟堂得坐勝之策而宗社有永安之
庥臣等區區謀國之忠亦可以有終矣邊方幸
甚天下幸甚奏上得
旨邊境旣寧邊政正宜及時修舉覽卿等奏具

見爲國深遠忠猷着兵部看議來行於是兵部
覆皆如議時又有黃台吉索史夷事督撫以報予各
答之書曰黃酋索史大官來見僕反覆思之必
當有處古云威不立則惠不行今觀黃酋初遲
遲不受封賞拗悍可知而今又索史大官乃故
爲無賴之狀以挑我耳若遂從之是示弱於黃
也史吾屬夷久爲吾用而我不能護庇是示弱
於史也示弱於黃則今日之封市不足爲罕示

弱於史則昔日之撫養不足爲恩目前之專雖必可了而方來之漸或有多端所宜深思者也况俺答旣以心服昆都吉能旣以帖伏黃酋一枝其勢已孤安能獨逞卽逞也吾以全力應之又何所畏不趁此時處箇定帖將來諸酋或不起他心者而此酋乘之則不可圖矣且今亦不必與之惡做只以理論之陰拆其驕悍之氣彼如不悛吾亦不理彼如無狀我卽明言與絕彼

敢來犯吾合史大官之衆與之決戰孤雛摧之何難必待其計窮求憐我乃施以不測之恩又使之過望而深喜如此則操縱之機在我而彼莫可以窺庶諸酋之款順可要諸久而史大官者亦氣舒心感懼爲吾用而無復有他計也大抵欲堅虜人他日之心在乎今日處置之善而處置之善莫如乘新惠之後以示威威立而惠乃不褻况衆旣歸一人亦自難叛正不必徇之

之日也願熟計之督撫如計行黃酋亦遂馴伏
時言能欲搶西番甘肅撫臣廖公逢節奏恐道
出本境邊外爲患欲令宣大總督禁束鑑川以
爲言予語本兵曰禁虜搶西番理旣難通而套
虜亦委諸宣大總督更難通令寢勿覆乃以書
荅鑑川曰黃酋頗驕悍且孤枝難叛似宜借史
夷事稍抑之待其調帖乃已庶諸酋之款順可
要請久試更思如何吉能搶西番事已令本兵

立案不覆矣蓋不欲其犯我又不欲其搶番
人情哉若然是仍令犯我而後已也但明言
其搶番又非國體故直不覆付之無何有而已
矣又寧夏撫臣羅公鳳翔奏欲給虜官俸鑑川
爲言予荅之書曰虜情詳悉爲感爲慰趁此閒
暇亟修內備待內備旣充則伸縮在我虜不足
計矣惟公留神且虜本非吾族類封貢市乃是
羈縻之計而初則人甚難之及見事成則又議

令支俸豈不畫蛇添足可笑也已令寢不覆矣
蓋至是而諸策皆盡邊事底寧貢市以時中外
靖謐人情忻忻無復他說矣是舉也非鑑川弘
才赤膽孰能爲非予愚直朴忠孰肯主追憶始
事時舉朝爲敵議論百出震撼擊撞旁觀者危
之而予也止知有國不止有身止知事機可惜
不知利害可慮徒以孑然之軀獨立危言力排
衆議成敗禍福誠莫親其所歸也賴

先皇明聖垂鑒不疑斷出宸衷迄遂成事國勢
尊安邊鄙不聳歲可省內帑百萬之金邊民百
萬之命財貨無筭之搶掠民狎其野穡人成功
已三年矣卽未知他日何如然亦旣得策庶幾
可少盡臣子報主之心而予又得保首領返丘
壑讀書談道以畢餘年豈非幸哉噫豈非幸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